

胡山源
主編
日新文藝叢書

早

戀心

Ruvim Frayerman 著
胡山源 譯

早戀

細長的釣絲在老樹根下面的水中浮着，水輕輕一動，牠就在微波中顫動着。

那位小姑娘在釣着鱒魚。

她一動不動地坐在一塊圓石上，讓河流的吼聲響徹她的身軀。她向下面看着，不過水面上的光芒雖然奪目，她却並不用力注意。她時常瞥視着四週，或者看着遠處的小山，山在河的那邊，上面蓋着森林。

空氣澄潔，被羣山所包圍的天空，就像渲染着晚霞的平原。

但是即使她從小就熟悉的空氣和天空，這時也引不起她一些興趣。

她眼睛睜得很大，注視着滔滔的水流，要想給她自己描摹出那些未經開發，不爲人見的遠地方，這條河的來處和去處。她渴慕着新的地方，例如她想到澳洲去看看那處的野狗。她又想做一個飛行

員，並且也會唱一些歌。

因此她就唱了起來，起先是輕輕地，後來就大聲唱。

她有美妙的喉音。可是在她的四週，一切都寂靜而空虛。只有一頭水鼠，被她的歌聲所驚，在樹根相近的地方，潑刺他響了一下，就迅速地，向燈心草叢游着，在牠的身後還拖着一根青的蘆葦，要帶到牠的巢穴裏去。蘆葦很長，水鼠的努力並沒有用，因為牠沒有拖牠穿過水中各種雜草的力量。

這小姑娘停止了歌唱，很關心地看着。然後她立起身，將釣絲捲好了。

她這樣的動作，使那水鼠竄入了蘆葦裏，一尾黑而有斑點的鱒魚，本來一直在發光的水流中停着不動的，此刻也就此一跳，投入了水底。

小姑娘獨自留在這裏。她抬頭看看太陽；現在太陽已經近地平線了，就要落到那長滿樅樹的山後去了。

可是時光雖然已經不早，她還是不想就離開。她慢慢地在圓石上轉身，然後用悠閒的步調，踏上了小徑，向山旁迎面的高大樹林走去。她勇敢地進入了樹林。河流在石上的濺濺聲，落在她的後面了；在她的面前，只是一大片寂靜。

然後營中號角的尖音打破了久久的沈寂。這些尖音在林間開墾地的各處顫動着，這種開墾地

上原來生滿虎尾樅，牠們的枝葉是從來不會動搖的；這些尖音又在她的耳中響着，催她快些走。

但是這位小姑娘並沒有加速她的步子。她繞過了生長黃百合花的溼地，俯下身去，從泥土中連根拔起了好幾株蒼白的花。她的手裏握滿了花的時候，在她的背後却發出了輕輕的步聲，並且有人在喊着她的名字。

「丹雅！」

她回轉了身。就在那開墾地上一個大螞蟻堆的旁邊，立着那個南奈少年斐爾加，在向她打着招呼。她帶着友誼的微笑走向他去。

她看見在一株很闊的樹樁上，有一個罐頭，裏面都是紅的越橘。他在用一柄狹的用雅古次克鋼製成的獵刀，將一根剛剛折下來的樺樹枝剝着皮。

「你聽見那號角麼？」他問。「爲什麼你不趕快些走？」

「這是探訪日，」她回答說。「但是我的母親是不會來的。她正在醫院裏工作着。營中誰也不會等着我。爲什麼你自己也不趕快走？」她末了又微笑地問了這一句。

「這是探訪日，」他應着說。「我的父親從游牧人的營中來看我，我一直跑到樅樹山那樣遠，送他回去。」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已經送到他住的地方，然後又回到了這裏呀，這是老遠的路呢！」

「不，」斐爾加一本正經地回答說，「他今天就要在近我們營地的河邊過夜，爲什麼我要送到他住的地方呢。我不過在大石的附近洗了一個澡，然後就去找你。我聽見你在唱歌。」

這位姑娘向他看看，嘆哂地笑了起來。

斐爾加皮色黑暗的面孔，又變得格外黑些。

「唔，如果你不忙着走，」他說，「我們可以在這裏就擱一下。我想請你嘗嘗螞蟻汁。」

「可是今天早上你才給我一些生魚。」

「是的，不過那是魚；這是決不相同的東西。你試試看，」斐爾加說。

他將他的樺樹枝戳進了螞蟻堆的中心。他們俯着身等了一會，等那剛剛剝過皮的細小樹枝上，密密地爬滿了螞蟻。他將牠們搖去了，又將這樹枝輕輕地敲着一株杉木，然後對她伸了出去。點滴的螞蟻汁，都黏在發光的樹液之上。他舔了幾滴，就將這樹枝遞給丹雅舔。

「這是好吃的。我時常喜歡螞蟻汁，」他說。

她向前走着，斐爾加在她的旁邊陪着。

他們都不開口，丹雅呢，因爲她喜歡對於事物作一些默想，喜歡一進入沈寂的森林，就不作聲。而

斐爾加呢，則因為他不願意再說像螞蟻汗那樣的瑣事。這到底只是一種汗，她可以很容易地為她自己找到的。

因此他們走完了這森林中的小徑，彼此沒有交一言，最後，他們走到了山的那邊。

這裏，在河旁一個懸崖的腳邊，他們看見了空地上，一行一行寬大的篷帳，這就是他們所紮的營，而河呢，正在匆匆地向海流去。

營中的鬧聲傳入了他們的耳中。成人們一定已經回家去了，兒童們正在玩着。可是他們的聲音是那樣的響，以致在這些摺疊的灰色岩石的寂靜中，使丹雅感到，似乎遠處什麼地方的森林，正在嘆息着，搖擺着，她是時常喜愛森林的。

「他們一定已經排好隊了，」她說，「你應該先走下去，斐爾加，因為恐怕他們要笑我們倆時常一起回來。」

「無論如何，她是用不着這樣說的，」斐爾加想，很有些着惱的樣子。那生在岩石突出處的一叢強有力的小樹，他一把拉住了，就此跳向下面的小路上去。那小路很低，以致丹雅嚇了一跳。不過他到底腳踏了穩地。丹雅立刻就沿着另外一條小路奔着，這條小路是在矮矮屈曲的松樹之間的，松樹則生在岩石中。

這條小路領她走上了一條大路，那條大路也像河流一樣，是從森林發出來的，又像河流一樣，用牠的白石和砂礫，閃耀着牠的眼睛，又在她的耳中發着吼聲，這時正有一輛長長的公共汽車，裝滿了人，從她的身旁開過。

成人都在從營中回到城裏去。

公共汽車開過了，但是這位小姑娘並沒有看看牠的窗或者看看牠的輪滾過去，她並不在期望着什麼人。

她越過了大路，向營地奔去，不愧是一個活潑的小姑娘，跳過了好些水溝。

兒童都發着喊歡迎她。她走入她排隊所站的地方時，旗子在她的面上飄着，她先小心地將花放到了地上。

先鋒隊隊長高斯底雅，給了她一個威嚇的瞥視。

「丹雅撒班尼衣娃，你應該按時到隊！立正！向右看齊！舉手撐腰！」

丹雅盡量撐開她的手來，一面在想：「有朋友在你的右邊是頂好的，有朋友在你的左邊是頂好的，實在說，兩邊都有朋友是頂好的。」

她將頭轉向右面，就看見了斐爾加，他的黑臉在他的浴後發着光，好像一塊琢磨過的石頭。他那

闊而紅的先鋒隊領結，浸了水，溼得很。

「斐爾加，」隊長說，聲音有些粗澀，「如果你要用你的領結當作游泳衣，你將作成一個怎樣的先鋒隊隊員呢？現在不要爭辯，不要爭辯！我知道我所講的是什麼。你等着！我要和你的父親說一說。」

「可憐的斐爾加，」丹雅想他今天倒楣了。

她一直看着她的右方。她沒有向左方看——爲了一個原故，這是違反規則的，爲了另外一個原故，肥胖的小仁雅正在她的左方，這是她並不特別喜歡的人。

唉，這個營地！她在這同一的營地上，已經度過五個夏季了！不過無論如何，今天比了以前的時候，似乎要掃興些。她一向是很喜愛牠的——黎明時她在她的篷帳裏醒過來，露水還在懸鉤子的細刺上滴着；號角的聲音在森林間響着，好像小鹿的呼聲，此外還有鼓槌所敲出來的歸營號，螞蟻汁的微酸味，營火旁的歌唱，在在都足以留戀，而對這營火，她比營中任何人更知道怎樣生法。

那末今天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呢？不是那長流入海的江河，將這些奇異的想頭放進了她的頭腦裏？她會帶着模糊的預覺，注視着這河流。她會希望和牠一同浮着，可是往那裏去呢？爲什麼澳洲野狗的思想會那樣誘惑着她呢？澳洲野狗干她什麼事呢？這是不是由於她的兒童時代正在悄悄地溜走呢？誰能確實知道，什麼時候兒童時代會結束而下一個時代會開始？

丹雅立正在隊中的時候，還是這樣那樣地想着；她後來在吃飯的篷帳裏坐下來吃晚飯了，還是那樣想着。只有在野火——那是別人請她點着的——旁邊時，她才恢復了她自己。

她從樹林中拿回來一根細長的樺樹枝，那是在風暴中被吹斷下來，而在地面上曬乾的；她將牠放在中央，開始在牠的四週很熟練地生起火來。

斐爾加用灰蓋着牠，使牠緩緩地燒着，然後等那些細枝着了火。

樺樹枝並不射出火星，只在圍繞着牠的薄暗中發着嗤嗤的微聲。

別組的兒童都跑到這裏來看火。隊長高斯底雅來了，剃過頭的醫師，甚至營地的監督，也都來了。他問他們，既然有這樣優美的火，為什麼他們不唱歌和遊戲。

因此兒童都唱起歌來，唱完了一首又一首。

可是丹雅不高興唱。

她和水邊一樣地坐着，眼睛睜得很大，注視着火——火正不斷地變幻着，不斷地動着，不斷地向上昇騰着。這火也似乎在說着什麼話，把模糊的疑懼充塞着她的靈魂。

斐爾加耐不住看她那樣憂悶的樣子，就將他那裝着越橘的罐頭拿到火旁來，很想用他所有的一些東西，使她高興起來。他將罐頭對他所有的同伴邀請着，可是他揀了那最大的，最多汁的越橘給

了丹雅。越橘很熟，很涼，丹雅愉快地吃着。斐爾加一看見她有興致了，就開始講着熊，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獵人。還有誰能够講熊和斐爾加講得一般好呢？

可是丹雅中止了他。

「我是生在這裏地方的，就生在這個縣，這個鎮，我從來沒有到過任何別的地方，」她說。「但是我時常奇怪着，為什麼人們會屢次講到這裏的熊。沒有別的，只是熊熊……」

「那是因為我們住的地方近着「泰加」*在「泰加」正有許多熊，」仁雅說，這位肥胖的姑娘並沒有什麼想像，不過時常能够找到一些理由來解釋每一樣事物。

丹雅很留心地看着她，然後，又問斐爾加，他能不能告訴他們一些關於澳洲野狗的事情。

可是斐爾加似乎一些也不知道澳洲野狗。他能够告訴他們許多關於兇猛的吉里雅克巨大而長毛的狼狗這些事情，可是他一點也不知道關於澳洲野狗的事情。其他的兒童也都不知道。

然後肥胖的仁雅高聲說：

「可是丹雅，你究竟為什麼要講到澳洲野狗呢？」

丹雅不回答，因為她沒有什麼話可說。她只嘆一口氣。

* Taiga 指亞洲北部有松林的溼地帶——原註。

好像這一嘆發生了什麼作用，本來一直燃燒着，發着亮光的樺樹枝，現在好像活物那樣，突然扭轉了一下，崩落下來。成了灰燼。黑暗就落到丹雅所坐的四週。黑暗漸漸接近着那些兒童。他們就叫了起來。

就在這時，有一個聲音從黑暗中發出來，這是一個沒有人熟悉的聲音。這不是高斯底雅的聲音。「噯，噯，小朋友，你們叫什麼？」那個聲音說。

一隻巨大的黑手在斐爾加的頭上出現，將一束細枝丟到火上去。牠們都是樺樹枝的梢頭，也就是燃燒起來會發着爆裂聲和火星的東西。牠們也不會立刻熄滅，只像簇簇的繁星發着閃光。

兒童都跳了起來；那個人又走得近些，就在火前蹲了下來。他的樣子並不大，他裹着革製的護膝，戴着一頂樺樹皮製的帽子。

「不要怕，用不着怕他，」丹雅叫着說。「這是斐爾加的父親，他是一個獵人。他要在我們營地的旁邊過夜。我很認識他。」

這是真實的。他在丹雅的旁邊坐了下來，對她點點頭，笑笑。他也對其他的兒童笑笑，顯出了他的闊牙齒，這些牙齒被他現在緊握在手上的長長的銅煙管，耗損了許多了。他時常要從火中取一根閃着火焰的細枝，點他的煙膏，並且用力吸着牠。他不說什麼，不過這種溫柔而和氣的吸煙聲，似乎在告

訴人家——告訴那些聽着這聲音的人——在他這位陌生的獵人頭腦裏，並沒有什麼壞念頭。

因此，當隊長高斯底雅走到火邊，問爲什麼有一個陌生人在那裏時，兒童們就衆口一詞喊着說：

「讓他去，高斯底雅。這是斐爾加的父親，讓他坐在我們的火邊。我們喜歡他。」

「啊哈，原來是斐爾加的父親，」高斯底雅說。「好極了，我是認得他的。可是我必須告訴你，獵人同志，你的兒子斐爾加專門喜歡吃生魚，還要將牠們給別人吃，例如給丹雅撒班尼衣娃吃。這是一樁事情。第二，他用他的先鋒隊領結，當作游泳衣，在大石相近的地方洗澡，那是嚴格地禁止的。」

於是高斯底雅就走向別的營火去，那些營火正在本營地的其他部份上很活潑地燃燒着。這位獵人既然不懂得高斯底雅所說的一切話，他只好用尊嚴的態度看着他，並且對斐爾加搖搖頭，表示一些訓戒的意思。

「斐爾加，」他說，「我住在遊牧人的營帳裏，獵取着野味，以便你可以住在鎮上讀書，並且常常吃得飽。但是如果你有一天這樣的爲非作歹，以致你的上級的人抱怨着你，你將來成爲什麼樣人呢？就爲了這一點，拿着我這條革帶到樹林裏面去，將我的馴鹿帶來吧。牠就在近着這裏的地方吃草。我要在你們的火旁過夜。」

他就給斐爾加一條用麋皮製成的革帶，長得很，甚至你可以將牠拋過最高的杉樹頂。

斐爾加立了起來，對大家瞥視了一下，看有沒有誰自願和他同去辦這件苦差使。

丹雅很爲他難過；並且他今天上午曾請她吃過生魚，下午吃過螞蟻汁，而他在大石那邊洗澡，也許正是她的過錯。

她跳了起來。「來吧，斐爾加，」她說。「我們同去找那頭馴鹿，並且帶回來給你的父親吧。」

他們一同向樹林奔去；樹林和以前一般，寂靜地迎接著他們。各樅樹之間，重重疊疊的影子落在苔蘚上，甘遂桂的漿果在羣星的微光中發著亮。他們在不遠的一株虎尾樅的下面，找到了那頭鹿，牠正在啃着樅樹枝掛下來的苔蘚。這頭畜生非常溫馴，以致斐爾加用不到將套索套到牠的角上去。丹雅就把套絡放上牠的頸項，領牠走過了沾著露水的草，到矮林中去。可是斐爾加却帶牠到營火的旁邊來。

那位獵人一看見兩個孩子帶着鹿到火旁來，就大笑起來。他請丹雅吸他的煙；他是一個慈心的人。

這使其他的兒童都大笑起來。因此斐爾加就嚴正地對他說：

「父親，先鋒隊隊員是不吸煙的。他們必須不吸煙。」

獵人顯着驚異的樣子。不過這事也使他高興地想，他這位住在鎮上上學，頸上圍着紅巾作領結

的兒子，畢竟懂得許多他父親所不懂得的事情。他就取回他的煙管，放在他的牙齒間，又將他的一隻手放在丹雅的肩頭上。馴鹿也在聞着她的面孔，用牠的角觸着她，牠的角雖然早已變硬了，並且光滑得像石頭，可是當牠觸到她時，却似乎很溫柔。

丹雅在獵人旁邊的地上坐了下來，覺得差不多又高興了。

野火照耀着營地的各處，圍着牠們的兒童都在唱着歌。醫師在一旁徘徊着，留心着他們的健康。丹雅突然對自己說：「這到底不是比澳洲野狗好麼？」

可是她為什麼還切望着航向河的下流去呢？為什麼她還聽着石上淅淅的水聲呢？為什麼她渴慕着變化呢？

「夏季過去了，」丹雅輕輕地說。「不多幾天內，我們要回到校裏去了。」

二

丹雅在昨天連根拔起來的白百合花，到明天的早上還很新鮮。她用溼的草和苔蘚蓋着花的根，用新剝下來的樺樹皮裹着牠的幹，當她將這些花在她的脅下一挾，又將她的行囊向她的肩上一攢時，她立刻就變成了一個準備登上長途的旅客。

她所希望的變化，比她所期待的更早實現了。事情已經決定，要將營地結束，而將兒童移到鎮上去，因為醫師說，夜露已經對於健康有害了。這到底已經是秋季了。

的確，秋草已經長得很濃密，並且一星期以來，篷帳上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見白霜蓋着，露水的點滴一直到日中還黏附着林中的樹葉，而每一滴的露水簡直和蛇蝎一般的毒。

丹雅所要走的旅程，並不是長的事實上，她在走着昨夜公共汽車所開過的大路。

雖然這路在樹林中盤旋着，而且還是一條很新的路，今天在牠的上面却籠罩着一片微塵。這是石屑所化的頑塵，甚至生在路旁的古樹也不能完全把牠驅散，牠們只能够用牠們四展着的深青枝尖輕輕地拂開牠。

丹雅在衆人後面這金色的塵圈中走着時，很知道這些。在牠的旁邊，斐爾加和他的父親同走着；馴鹿則跟在他們的背後。這頭畜生，正和丹雅一樣，討厭着塵與銅號聲，銅號聲很響，每半小時就由營中的音樂家吹奏着，這些音樂家那時正在滿載用具的車子旁邊走着。當紅軍的兵士在坦克車裏開過而對這些兒童喊着『嚇雷』時，那頭馴鹿對牠的套絡掙扎得很厲害，以致牠逃開了牠的主人，就此背上帶着包裹躲到松林裏去。因為包裹裏有斐爾加和丹雅的最寶貴的全部東西，他們就走過去尋牠。

他們在纖長的樺樹叢中找到了牠，那些樺樹正和牠一樣，在因恐懼而顫抖着。

他們費了好些時間，才能够使這頭鹿離開樹林。不過當獵人終於領牠回到大路上時，音樂家的吹奏已經聽不見了，而塵呢，也重新落到了牠所起來的石頭上，樅樹也不再拂動牠們的極枝。

野營已經離得很遠了。

這就是丹雅爲什麼在家裏找不到人的原故。那時她走進鎮裏去，她的帆布囊揹在她的肩頭上，她的拖鞋被路上的尖石，弄得破碎了。沒有誰在等待着她。

她的母親已經和平常一樣，到醫院裏去工作了，她的老保姆，到河邊去洗濯衣服了。門都開在那裏，丹雅走進了天井。

可是一個旅行人需要許多東西麼？有一些冷水喝喝，在草上伸開了兩臂小小休息一會，也就够了。在籬笆下面有草。草已經長得更加稀少了，葉子的尖頭已經被霜凍壞，可是蚱蜢，在這市鎮中心不知那裏來的蚱蜢，到了晚上還在這裏面叫着。此外也有水。真的，牠既不起着微波，也不流動着，無冬無夏，牠只停滯在一個桶裏，桶縛在天井中心的一個舊檐上。

丹雅開了龍頭給她的花灑些水，又使捲在白苔蘚裏的根滋潤了一下。

然後她自己喝了些水，向那長在門檻右面的樹走去。一株檉枝四散着的樅樹，和一株枝葉細弱

的樟樹，悄悄地在肩站在那裏。樅樹仍舊新鮮而好看。牠的樅枝遮蔭了大一半天井。可是樟樹却在變黃了。

丹雅摸摸牠那白的多瘤的樹幹。

「呀，這已經是秋天了麼？」牠低低地說。

樟樹落下了一片枯葉，落到了她那向上張着的掌心裏。

「是的，是的。」丹雅說，「這是秋天了。但是鳶尾還在窗下開着花，那末，我的百合花也許能够多開一些時吧。不過大家都到那裏去了呢？」

那時她聽見她的身旁有一些輕柔的悉率聲和嗚嗚聲。她向下看看，那頭老貓哥薩克已經帶着小貓到來，要牠們表演種種本領給她看。然後鴨來了，在牠的嘴裏啣着一條蟲，搖搖擺擺地走着。

小貓在夏季裏都已經長大了，最小的嗚哩嗚爾已不怕鴨和鴨所吃的蟲了。

不久，一條狗又在門中出現。牠的個子很小，頭很大，至少已經九歲大了。

狗一看見丹雅，牠就在門中停了下來，牠的水汪汪的眼睛顯示着羞慚的樣子，羞慚牠沒有最先發見丹雅的回來。牠起先想回身過去，假裝沒有看見丹雅。這些事情是一條狗所常有的。牠正想尾巴也不搖一下，就轉身向水桶走去。可是牠的一切巧計都立刻消滅了，因為那時丹雅喊着牠的名字。